

CAISECHATU

SHIJIEWENXUE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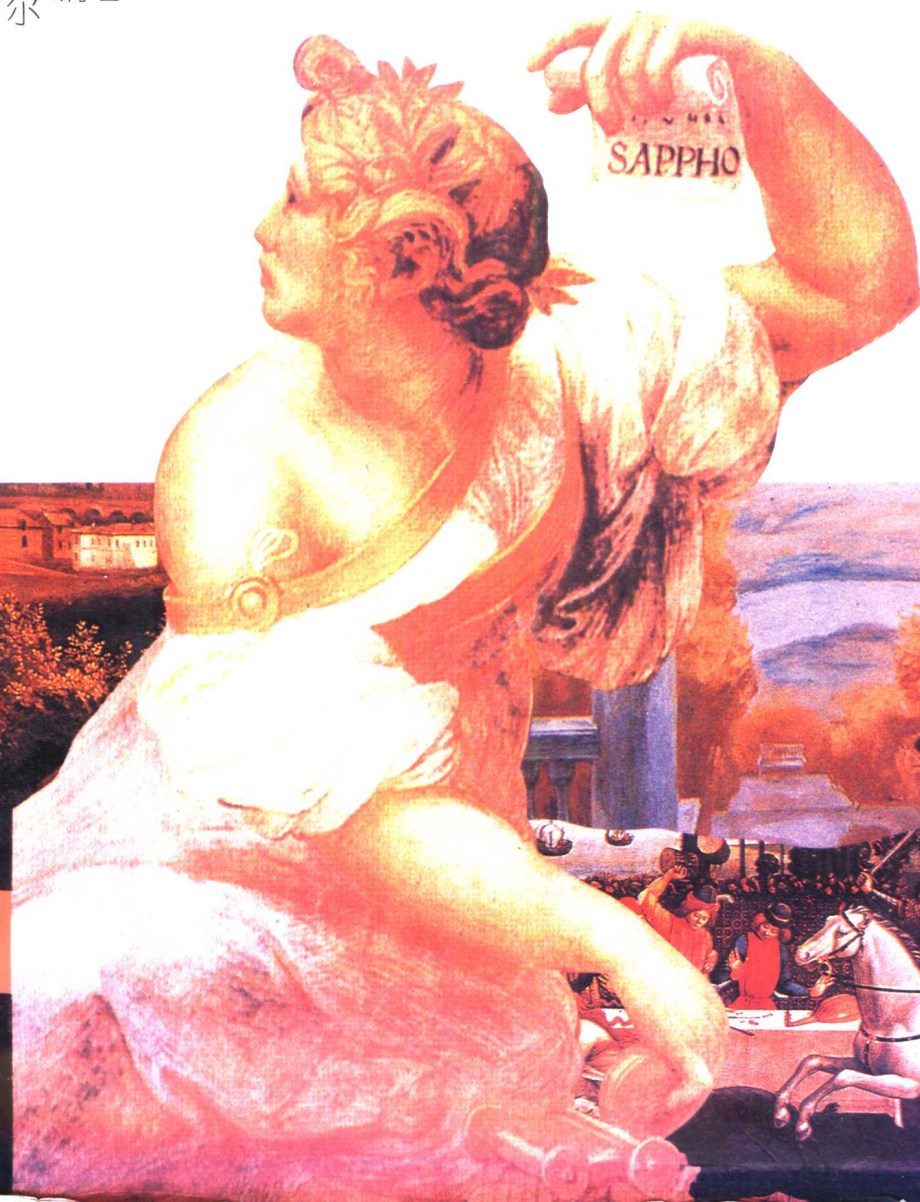
从最古老史诗到当代名家名作

彩色插图

世界文学史

[瑞典]托·柴特霍姆 编著
[英国]彼得·昆内尔

◎ 李文俊等译



[瑞典]托·柴特霍姆
[英国]彼得·昆内尔 编著

彩色
插图 世界文学史

JIE WEN XUE SHI

◎ 李文俊 傅惟慈 文美惠 宋兆霖 等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號

彩色插图

世界文学史

[瑞典]托·柴特霍姆 编著

[英国]彼得·昆内尔

李文俊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照排
深圳粤海旭日印刷公司印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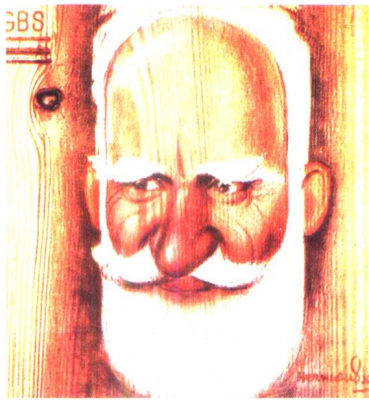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字数871千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407-0766-7/G·130

定价: 97.00元



責任編輯 劉碩良
版式設計
封面設計 陶雪華
責任校對 黃麗清

日期姓名借书证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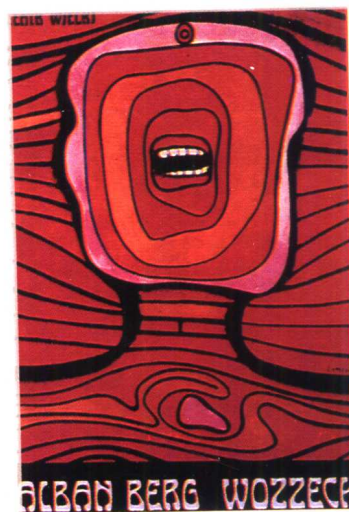
698632

精：97.00元

ISBN 7-540

柴特曼姆、(英)
梭文译

698632



译序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自己从事外国文学工作也快四十年了。回想青年时代能对世界文学概貌有一初步了解，还应归功于郑振铎先生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四卷本八十万言文图并茂的《文学大纲》。（郑先生一九三二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亦是我乐置案头的常用书。）《文学大纲》的结构与具体写法，由于多年未读，已记不真切了。但是书中所附插图，如但丁重逢贝雅特丽齐如遭电殛的那幅彩色画，至今犹历历如在目前。我确实很崇拜能把抽象理论概念当嗜好随意把玩的高士，但是对于我这样缺乏逻辑思维思维的凡夫俗子（人数可不少！），一幅画或一阙乐曲所传达的内容，往往多过于理论家的洋洋数千言。没有巴赫与莫扎特的音乐，十八世纪的中欧人对于我，便会与天外来客一样地陌生。

人难免以己度人，因此我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同时，总是尽量设法把有关的美术作品引进来，以飨读者。《文学大纲》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作品了。今天的读者需要新的同类读物。近年来，由于印刷、制版技术的发达，作家画传不断在国外出版，插图本的国别文学史也屡有问世，但是图文并茂的世界文学史却一直未能见到。因此，当我两年前拿到柴特霍姆与昆内尔合编的《AN ILLUSTRATED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时，心中的欣喜是难以言喻的。

在稍稍翻读该书之后，我便萌生了译出来贡献给中国读者的心思。后来又想到此书不同于风格独特的文学创作，多人合译不但可以缩短成书时间，而且还便于发挥各人专长，使译文质量更高。于是便约请了北京、杭州、南京、洛阳、重庆等地的老友参加翻译，他们都是卓然有成就的学者，我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实在感到荣幸。朋友们认真对待，都在规定时间内交了稿。我除自己译一小部分之外，还做了一些总其成的事——多半是技术方面的。

这本书的第一原作者应该算是托尔·柴特霍姆（Tore Zetterholm，一九一五—），他是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位瑞典作家。他出版过小说与剧本，近年来游踪甚广，据说七次访问过中国，写过好几本关于我国（包括西藏）与伊拉克的书，也在美国大学里任过教。可以说，柴特霍姆不仅仅在书斋里啃故纸，他是比较注意实地考察的；他也相对地比较注意亚洲与非洲文学，不像过去的文学史，眼睛里只有源于希罗的西方文明。当然，他对东方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评价是否有当，那是完全可以商榷的。

柴特霍姆的瑞典文《世界文学史》（原文为：LEVANDE LITTERATUR — FRÅN GILGAMESH TILL BOB DYLAN）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此书的英文本（严格说不完全是译本）出版。英文本的编辑、改写者是英国老作家彼得·昆内尔（Peter O'neill，一九〇五—）。他出生于一个文人家庭，牛津大学毕业。一九四四—一九五一年任有名的《康希尔杂志》的主编，一九五一年又创办《今日历史》，担任主编直至一九七九年。他写诗与小说，但产量最多，成绩最大的还是传记文学作品，包括霍加斯、波德莱尔、拉斯金、吴尔夫等人的传记，而特别为人称道的还是两本拜伦的传记（《在罗马的日子》与《最后的旅程》）。可能正是因为昆内尔在英美名气大，辈分高，对此书英文本出力多的缘故，英文本是把他列在作者首位的。但我几经考虑后还是把次序倒了过来。

本书原来还附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与人名书索引，中译本从略了——本书文字部分不算太多检索不难。全书插图五百五十幅，其中彩色三百余幅，均请中央美术学院《世界美术》编辑部张海波先生和摄影家余亚万先生精心翻拍冲洗，特在此表示感谢。



698632



A0052539

译 序 李文俊

一、古代东方文学 李文俊译(1)**美索不达米亚** (1)

吉尔伽美什寻求永生 (1)

埃 及 (2)

对死者的崇拜 (2)

对太阳的崇拜 (3)

《旧约》 (4)

“听啊,以色列!” (4)

《诗篇》与《雅歌》 (6)

耶和华的怒吼 (6)

《新约》 (7)

新的天堂与新的世界 (7)

波斯与印度 (9)

天神们和英雄们 (9)

中 国 (10)

孔夫子与道家 (10)

二、古希腊 黄绮静译(12)

希腊史诗的起源 (12)

民主的诞生 (15)

一种新诗体 (15)

合唱诗 (17)

和谐与奴隶制 (17)

三大悲剧作家 (18)

喜剧 (22)

科学的萌芽 (22)

科学与历史 (25)

希腊文化 (26)

三、罗马 邵殿生译(27)

希腊的传统 (27)

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	(28)
拉丁语散文作家	(30)
罗马和平	(30)
和平之梦	(31)
罗马历史家	(32)
帝国晚期	(32)
基督教的胜利	(35)

四、中世纪

欧 洲	(36)
死神之舞与生活之乐	(36)
圣徒与英雄	(38)
骑士式爱情	(41)
《列那狐》与《玫瑰传奇》	(42)
但丁	(43)
中世纪末	(45)
中世纪舞台	(45)
神奇的如尼文	(46)
埃达与北欧海盗诗	(47)
家族萨迦与王室萨迦	(49)
战无不胜的基督	(49)
东 方	(50)
伊斯兰国家	(50)
中国与日本	(52)
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52)

五、文艺复兴

..... 朱炯强译	(54)
再生和改革	(54)
复苏个性	(59)
“不要束缚精神”	(61)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2)
西班牙的文豪	(65)
塞万提斯	(66)
讴歌荣誉	(67)
通向印度的海路	(69)
“盗贼,流浪者和著名演员”	(69)
莎士比亚	(71)
巴洛克风格	(74)
抒情诗和布道文	(75)

六、法兰西古典主义

太阳王时期	(77)
天职或爱情	(78)
拉辛	(80)
莫里哀	(80)
自然的风格	(81)

七、启蒙运动与奥古斯都时期

..... 蓝仁哲 莫雅平 李文俊译	(84)
英 国	(84)
让那儿出现光明	(84)
散文臻于成熟	(85)
散文家与小说家	(86)
英国的奥古斯都时期	(88)
法 国	(91)
理性的法则与情感的福音	(91)
伏尔泰	(93)
百科全书派	(93)
卢梭	(94)
从现实主义进入革命	(96)
德 国	(97)

“狂飙运动”与古典精神	(97)	法 国	(138)
歌德	(99)	第二帝国	(138)
席勒	(102)	波德莱尔	(139)
斯堪的纳维亚	(105)	福楼拜	(140)
“一度只有粗野是爱国的”	(105)	沙龙戏剧	(141)
中 国	(107)	实验小说	(142)
戏剧和小说	(107)	英 国	(144)
八、浪漫主义	傅惟慈 申慧辉译(109)	维多利亚时代	(144)
“到任何地方去,只要逃开这世界!”	(109)	狄更斯	(145)
德 国	(110)	萨克雷	(146)
克莱斯特	(113)	“一女士著”	(147)
霍夫曼	(114)	维多利亚时代诗人	(148)
荷尔德林	(115)	德 国	(150)
英 国	(115)	两种思潮	(150)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115)	“青年德意志”	(152)
拜伦	(118)	日常生活的散文	(154)
雪莱	(120)	全是悲剧性的	(156)
济慈	(122)	斯堪的纳维亚	(157)
华尔特·司各特	(123)	稳定的社会	(157)
法 国	(123)	汉斯·安徒生	(158)
雨果	(125)	易卜生与比昂松	(160)
爱过也哭泣过	(127)	“提出问题供讨论”	(161)
红与黑	(129)	俄 国	(162)
巴尔扎克	(130)	最后一个专制国家	(162)
意大利	(132)	托尔斯泰	(163)
斯堪的纳维亚	(132)	陀思妥耶夫斯基	(165)
俄 国	(133)	俄罗斯现实主义	(168)
美 国	(135)	美 国	(168)
九、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王 岱译(138)	真假君子	(168)
		惠特曼	(168)
		梅尔维尔	(171)
		文学与生活中的欧美两洲	(171)

十、世纪末	宋兆霖 徐望藩译(173)
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	(173)
法 国	(174)
象征主义	(174)
“科学的破产”	(176)
德 国	(177)
权力意志	(177)
歌德的传统与帝国	(178)
里尔克	(179)
逃避者与旁观者	(180)
英 国	(181)
对维多利亚主义的叛反	(181)
一统大不列颠!	(183)
斯堪的纳维亚	(185)
奇异的历程	(185)
美 国	(187)
烟与钢	(187)

十一、跨越战争的年代	李文俊译(190)
德 国	(190)
德国的破产	(190)
托马斯·曼与赫尔曼·黑塞	(191)
表现主义	(193)
卡夫卡	(194)
新的客观	(195)
法 国	(197)
哲学的危机	(197)
纪德	(198)
个人与集体	(198)
新的戏剧	(201)
存在主义者	(202)
超现实主义林莽	(203)
不列颠与爱尔兰	(205)

战前散文创作	(205)
爱尔兰剧作家	(208)
美妙的新世界	(209)
新的诗歌语言	(213)
苏 联	(213)
革命的诗歌	(213)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16)
美 国	(218)
泥足财神	(218)
“我们”取代了“我”	(222)
土生土长的美国戏剧	(223)
“我,也是美国”	(224)
斯堪的纳维亚	(225)
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225)
南欧与南美	(227)
自由或是死亡	(227)
东 方	(228)
“分田分地真忙”	(228)

十二、战后的岁月	文美惠译(231)
世界再也不会像原来那样了	(231)
逃避理性	(234)
新主题,新形式	(237)
变革之风	(240)
拉丁美洲	(241)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241)
加勒比海与印度	(242)
爱尔兰	(242)
新的传播媒介	(243)
幻想作品、科幻小说和儿童读物	(244)
走向 80 年代中期	(244)
编 后	刘硕良(250)

一、古代东方文学

美索不达米亚

吉尔伽美什寻求永生

虽然“文学”一词是从拉丁语“littera”(文字)演变来的,但是,如果以为文字发明之前人类并没有歌曲与诗歌,那就错了。从“智人”一开始运用语言时候起,讲故事的人和诗人就以叙述故事、吟唱诗歌的方式描写他们的人民经历过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描写战争与爱情的戏剧性很强的场面,讲述世界的创造过程与死亡秘密。通过对现代原始部族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这些已经湮灭的作品多少有些概念。澳大利亚的原始氏族至今没有书写文字;可是他们珍惜一代代口口相传的故事与神话。同样,在人类最早的文学作

品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遥远时代里吟唱歌手与讲故事人的口头传统的痕迹。

最早的人类文化几乎都是在河流沿岸发展起来的,因为潮汛的淤泥使作物易于生长。5000年前,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长江和黄河流域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文化。文字也是差不多同时发明的,而文学也开始得以形成。

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是楔形文字,这是苏美尔人创造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波斯湾西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定居,他们的政权延续了1500年左右。接着,一支内米特族人征服了他们并且建立了巴比伦与亚述帝国,其语言一般被称为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是用苇管写在潮湿的泥板上的,泥板干后变得非常坚固。考古学家们发掘出的泥板至少有50万块,有的完整无损,有的则残缺不全;语言学家们已经成功地释读了泥板上刻写的苏美尔语与阿卡德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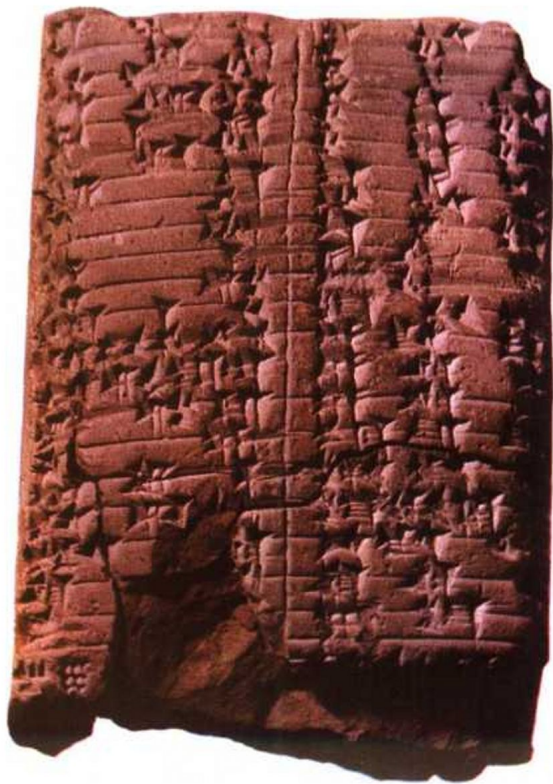
大多数的泥板写的都是计算和财政记录方面的材料;不过它们也保存了一支古代中东文学的残存部分——这里有赞美诗、祈祷文和神话,还有描述世界创造过程的歌曲和史诗,以及关于苏美尔、巴比伦天神和英雄的传说。只有两部完整的史诗被发掘出来或者说被重新组装起来。其中的一部《埃努玛·埃立什》是关于世界的创造的。另一部是《吉尔伽美什史诗》,目前一般认为是留传下来的人类文学中最最古老的一部作品,它至今仍然有着引人遐想的强大魅力。

吉尔伽美什是一个英雄,他从乌鲁克来到巴比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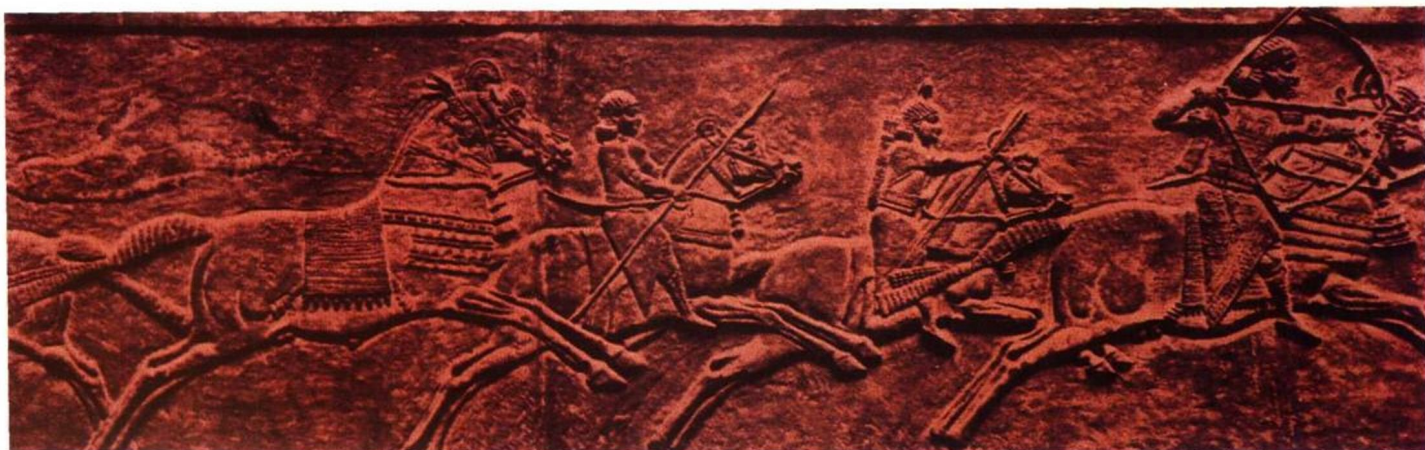
……诸神创造吉尔伽美什时给他以完美的身躯。辉煌的太阳舍马什赋予他美。暴风雨之神阿达德赐给他勇气。伟大的诸神使他优美无比,压过众人,他们使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

他在乌鲁克垒起墙,修起一座巨大的堡垒,盖起有福的印安娜庙供奉苍穹之神阿努,也供奉爱之女神伊什塔尔……

吉尔伽美什也许就是写一个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君王的,他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



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在公元前4000年后期发明的,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才为人释译。释译者中有德国专家G. R. 戈罗特芬德与英国亚述学家亨利·罗林森爵士。(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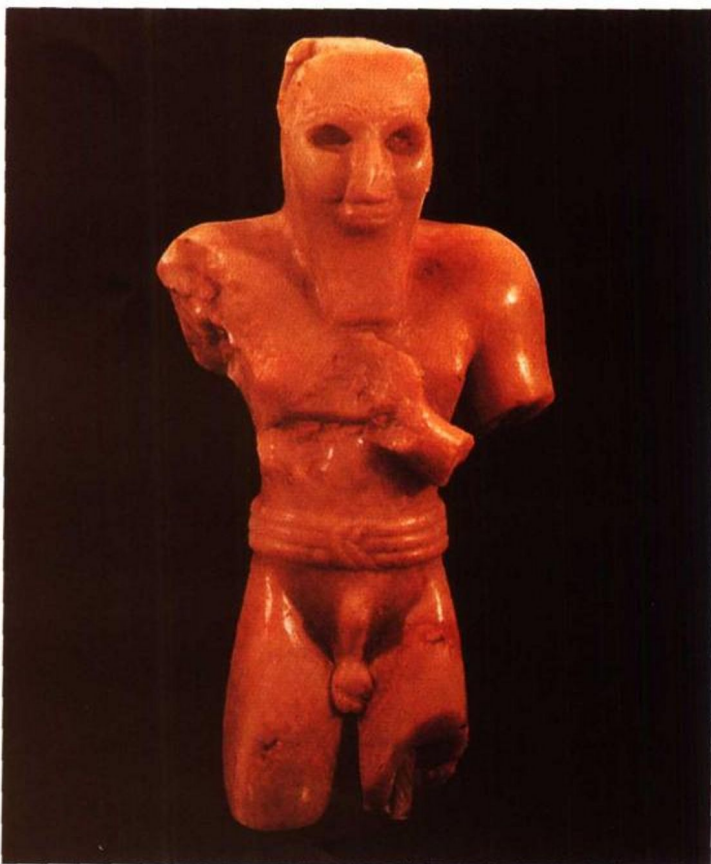
上 公元前7世纪亚述巴尼拔国王麾下的亚述战士。数万块楔形文泥板1849年被英国考古学家与外交家亨利·莱亚德爵士在尼尼微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废墟内发现。其中即有《吉尔伽美什史诗》，这部史诗被认为是人类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学作品。雪花石膏浮雕，公元前6000年。（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生活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编了歌赞颂这位光辉的英雄，但留下来的仅仅是几个残缺不全的断片。目前看到的用阿卡德语写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刻写在12块泥板上的，这是从亚述巴尼拔国王的图书馆里找到的，图书馆则是公元前7世纪在尼尼微建立的。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主题是人类对自己永生的秘密的无效的探索。吉尔伽美什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士，是位战胜了巨人和妖魔的英雄。只有恩启都一个人与他旗鼓相当，恩启都是一个全身长毛的自然之子，后来成了吉尔伽美什的生死之交；当恩启都病危并终于去世时，他的主人吉尔伽美什悲痛万分，因为他预见到自己也必定会死亡。于是他出发去寻求永生，越过宽阔的死之海，去找先祖乌特纳庇什廷，这就是《圣经》里那位诺亚的前身。乌特纳庇什廷逃过了洪水的灾难，掌握所有的秘密。从他那里吉尔伽美什得知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死亡：

……乌特纳庇什廷曰：“世间本无永生。修造之房屋能永世屹立乎？签订之合约能恒定遵守乎？兄弟拆产能永不反悔乎？潮汛泛滥能久而不退乎？蜻蜓稚虫蜕衣方能一见中天之煌日。亘古至今从无永生。睡者死者有何异耶，均艳妆之死亡也……”

然而，乌特纳庇什廷还是被吉尔伽美什说服，告诉了他长生草的秘密。史诗的主人公从海底采掘到这种草。可是还不等他吞食，仙草便给一条蛇偷走。他懊丧之至，只得转身回家。史诗的最后一幕描写他与恩启都的亡灵的悲惨会见：亡灵从幽府升起，哀求吉尔伽美什休要违抗“世界的命数”。



左 受过教育的人总是向往未经败坏的自然之子。在《吉尔伽美什史诗》里，主人公的对手，后来成为其战友的恩启都（图为其造形），可以说是世界文学中“神圣的野蛮人”的长长队列里的第一人。雪花石膏雕像，约公元前2500年。（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

埃及

对死者的崇拜

一般的古代文学都是佚名与基本上没有个人色彩的，因此在流传最久的文学作品中的一部里，居然存在着强烈的个性风格，我们是会感到惊奇的。在一首写于埃及中王朝公元前约1800年的诗歌《一个人与他的“巴”的争论》里，我们读到：这个人希望去死，可是他的“巴”（灵魂）却反对他这样做，还催促他去享受生活，但是灵魂最终还是被说服并跟随他进入“死者的王国”。这个人想去死的意愿在下面的片断里表现得非常有说服力：

死亡今日对于我：
犹如前有康庄路，
战士沙场归故土。

死亡今日对于我：
阴霾驱散现青天，
醍醐灌顶知昔误。

死亡今日对于我：
多年为虏牢门破，
急急回家如星火。

死亡的意念与对来世的向往在埃及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间与苏美尔文化几乎同时出现，不久即具有自己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一直持续到基督教时代的出现。埃及文化

很受自身传统的约束,它的生活制度与思想方式日趋沉滞,国家宗教也日益保守。对死者的崇拜变得越来越重要;陵墓与庙宇是埃及最雄伟的建筑,其中最为壮观的自然金字塔,它们是用来保证法老万世不朽的。

文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宗教性质的,它们被保存在死者的石棺里,在纸草手卷里或是金字塔的铭文里。有名的《死者之书》是放置在墓窟里的一本导游,它劝告死者如何走好他们最后的一段旅程,告诉他们在冥府里将会去到何处,遇见哪些神圣的人物。

但是,文学、艺术的表现也并没有完全受到约束。中王朝时期(公元前1991—1786,第12王朝)雕塑家们制作出一些惊人逼真的肖像与雕塑;在新王朝或新帝国时期(公元前1552—1069,第18—20王朝),写作者们被鼓励使用一种更简朴、更大众化的语言。这时期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故事集或不如说是民间故事集,后来到中世纪时,它们在西方流传甚广,把几千年以前的埃及主题带给了西欧。

对太阳的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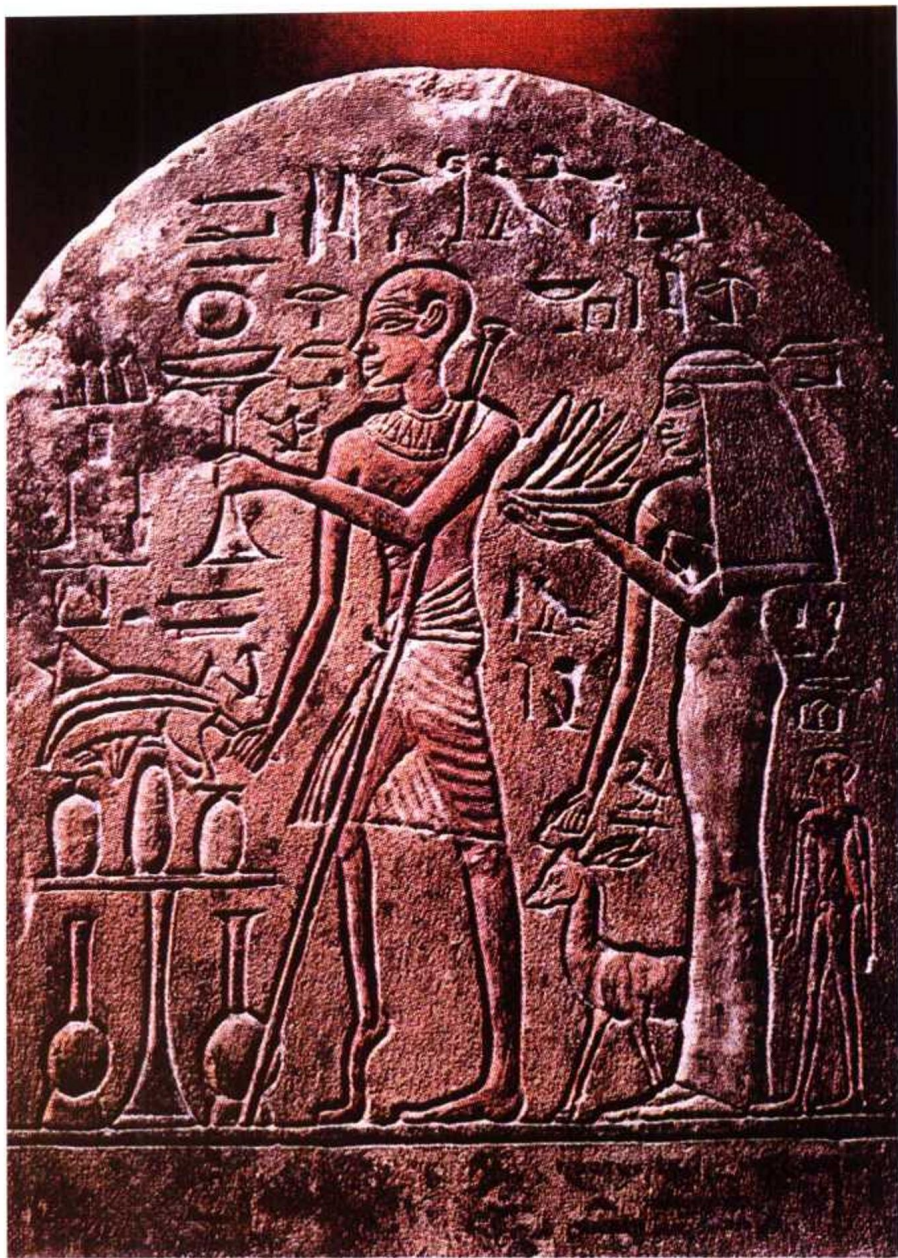
新王国的作者中,我们知道其名字的人中最最出色者当为阿孟霍特普四世,亦即**阿肯那顿**(公元前约1375—1358)。这位有异端思想的法老试图创建一种新的宗教,崇拜唯一的尊神——太阳神。他写诗,甚至写诏书都用口语。可是他的宗教革命失败了;那时的僧侣阶级势力太大了。阿肯那顿对大自然的热爱——这种感情也见诸同时期的爱情诗中——可能是文学趣味成熟的结果而不是获得新的活力的迹象。不过,他的《太阳颂》却成功地留传至今,远远地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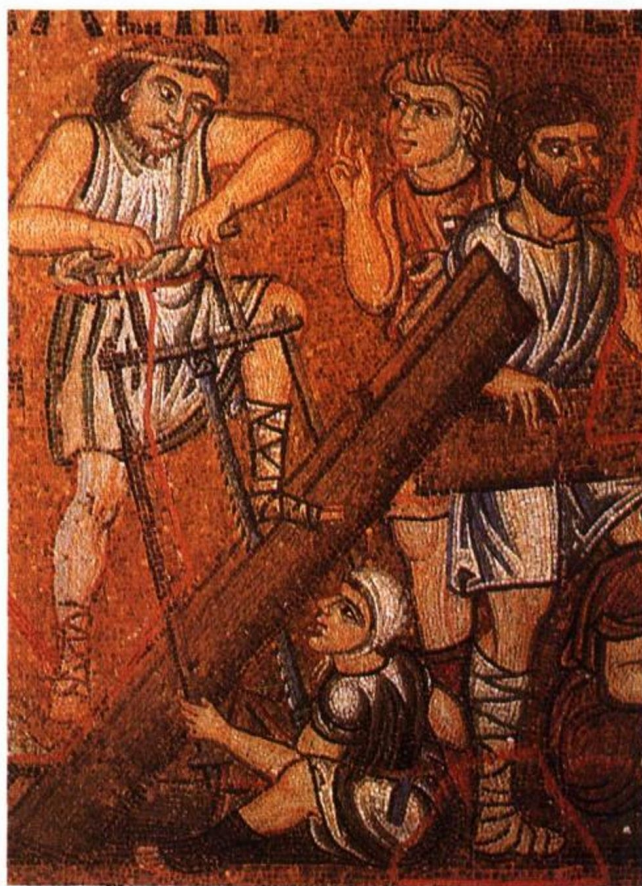
当君没入西极时,大地冥冥,形同死灭。
众皆匿居斗室惊度黑夜,蒙头盖脸,无一眉眼能睹见另一瞳目。鼠窃狗偷猖狂,纵在物主前亦无所顾忌。狮子纷自兽窟纵步而出,蛇虫横行肆虐。大地死寂时,惟黑暗当道,世界之主宰偏安天边。

曙色微露,君自天际升起,冉冉若中天时之阿顿神。黑暗遁走,君之明光无远勿届。上下埃及莫不浸淫于节日狂欢之中……

右上 镌刻在这块石浮雕上的象形文字与图形以真正图解的形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瘸子蹒跚而行去找亚许塔罗思或依思塔尔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斯塔耳忒)求她治疗。(哥本哈根古代雕塑展览馆)

右 尼罗河边的芦苇被制成了人类最早的书写工具,楔形文字与象形文字都是用这种“笔”写成的。象形文字于1822年首次被法国埃及学家J·P·商博良释读成功,他依靠了罗塞塔石碑铭文所提供的线索,这块石碑是拿破仑的士兵在尼罗河口罗塞塔附近发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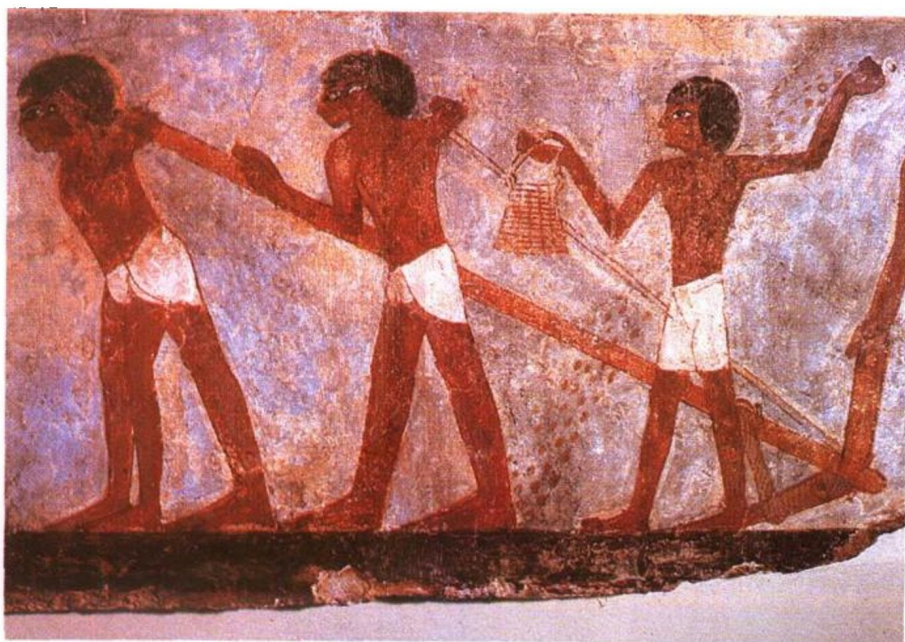


《旧约》

不论是巴比伦还是埃及都没有为西方提供太多可资学习的文学范本。这一任务得由一个小小的游牧民族来完成，公元前14世纪中叶她在约旦河沿岸古代迦南人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并创建了以色列与犹太王国。

犹太民族的精神信仰是他们的主要力量所在。“听啊，以色列！”摩西的第

「听啊，以色列！」



上 图示挪亚方舟在建造中。今天的地质学家们认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一场大灾祸，这就是《圣经·创世纪》6章17节所记载的关于洪水的古代神话的依据。图为14世纪镶嵌画细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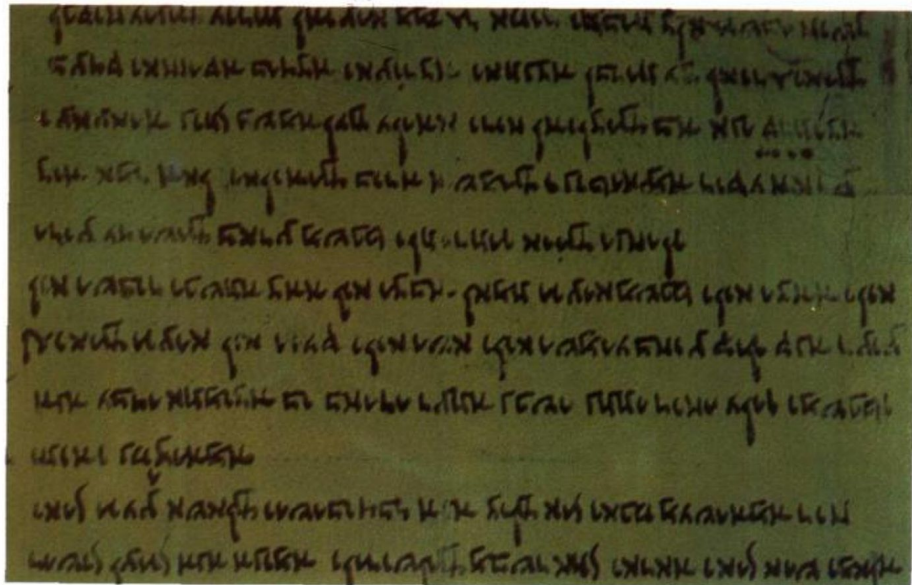
左 法老阿肯那顿（意为“阿顿神喜欢之人”）、其妻纳弗蒂蒂与女儿手捧奉献给太阳神阿顿的礼物。阿肯那顿写的有名的《颂诗》就是献给他的。图中日形圆盘象征太阳神，光线一直照到手里擎着的T型十字章说明正赐给阿肯那顿及其家人以生命。浮雕取自台尔·厄尔·阿曼尔那，约公元前1350年。（开罗埃及博物馆）

左上 在新王朝时期（18—20王朝，约公元前1552—1069）的埃及，不论文学还是艺术都变得现实主义色彩越来越浓，从这幅收获图中也可看出，这是埃及底比斯地方台尔·厄尔·泰迪那公元前16世纪一座陵墓里的一幅壁画。



上 约拿即将为大鱼吞食，这是最早的《圣经》传说故事之一，见《约拿书》1章15节。图为15世纪壁画细部，作者是瑞典画家艾伯特·皮克托，外号“画师艾伯特”。（瑞典乌普兰哈克伯伽教堂）

右 《以赛亚书》余书的局部，这是1947年一个贝都因少年在死海岸边希比特库姆兰附近发现的古卷中的一卷。这些古卷（现在被称为《死海古卷》）是犹太教艾赛尼派在公元1世纪罗马人迫害他们时藏起来的。（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



5 经（《中命记》第4章）告诉我们，神对他的民众这么说：从那个遥远的时候起，这句话就包含在犹太的神学里，犹太族的信徒们每天都要复述。巴比伦的城墙倾倒了，法老的军队溃散了，以色列的神圣经卷却维系着众多犹太教民的精神，尽管他们受到迫害，被长期流放。

《旧约》中吸收了从一些近东国家收集来的流传的神话、传说、赞歌和谚语，这些文学作品有的非常古老，很可能是希伯来人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从别处带到“迦南福地”来的。就拿洪水的故事来说，亚伯拉罕本人离开迦南底的吾珥之前说不定就已经听说了。诗人、先知、历史家和立法者们就用这些五花八门的材料编写出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旧约》。最古老的经卷——《摩西五经》——可能是公元前900年左右写的；而最晚的，亦即《但以理书》则是约公元前

165年写成的。直到公元后一个世纪《旧约》才固定为目前这样的形式。许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仅仅具有不早于10世纪的手抄本；可是1947年，几个贝都因人发现了今天被称为《死海古卷》的文物，其中的一些至少已有1000年的历史。

《摩西五经》的第一部（《创世记》）即使不算世界宗教的一份文献，至少也是一篇杰出的文学作品。它的叙述技巧，那描写族长们的亦庄亦谐的现实主义手法，那入木

三分的心理刻画，都使其成为熠熠生辉的佳构；这一卷以及接下去的四卷，亦即犹太民族称为“妥拉”（意即“晓谕”）的，连同《约书亚记》、《撒母耳记》和另几卷叙述性的经书，组成了一部散文写成的史诗，记叙了耶和華选民们的历史；而《路得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和《约拿书》，它们也是用散文写成的，则包含有许多大体上根据历史事实写成的传说和故事。

《约伯记》可以说是介乎散文与诗歌之

间的作品。它由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演变而成,目前的文本一般认为编定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心人物是那位受到严酷考验的约伯,他想解决人类受苦受难的问题,向上帝吁请,他可以说是犹太民族里的普罗米修斯或浮士德。《约伯记》中的对话运用、戏剧力量与为数不多的人物使人联想起希腊悲剧,虽然写它的时候,没有人会把它看成是一出戏。不过《圣经》中比约伯最后的呼吁更有力的段落是不多的:

我仰望得幸福,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
黑暗便来了。
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
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公众中站着
求救。
我的声音悲伤孤独,有如豺狗与鸵鸟的哀
鸣。
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全身发热烧炙。
我过去听到快活的乐音,如今只听见哀号
与哭泣。

《约伯记》第30章26—31节

《诗篇》与《雅歌》

《圣经》里所有诗意浓郁的经卷中,《诗篇》对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崇拜礼仪影响可谓至大。《诗篇》显然是许多佚名作者的作品;被认为是大卫王写的那些歌不见得就是他写的。《诗篇》作为整本书形成于《出埃及记》之后;但是其中的许多诗篇肯定是非常古老的。这里的祷告与祈请显然属于犹太人最古老的传统,而且很容易分辨出来;同样,苏美尔、巴比伦与埃及的影响也是易于看出的;而那篇辉煌的第104首诗篇与阿肯那顿的《太阳颂》不无相似之处。不过,《诗篇》的内容是不平衡的。有些也仅仅是发泄了法利赛人的种族仇恨;但是别的一些,特别是那些朝圣者们的歌,自有一种真正优美的诗意。

《雅歌》最初可能是为跳舞、演戏伴唱的一系列抒情歌曲,后来成为古代祈求生殖繁衍的仪式的一部分并且在有组织的宗教活动里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的社会,信徒们宁愿把它看成是纯宗教与寓意性的作品。这样看不见得符合它的本意,正如说所罗门王是它的作者不见得真有依据一样。其实,要说它的初旨,无非就是情歌,是对肉体美这一主题的尽情赞颂:

我的爱人,健美强壮,
超乎万人之上。

他的脸青铜般黧黑光滑;他的头发厚密蜷曲,黑如乌鸦。

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用奶洗净,在溪边停立。

他的两腿如香花畦,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

他双手长得匀称,戴着水苍玉戒指;他的身体如细腻的象牙,上面镶嵌蓝宝石。

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他伟岸挺拔,有如黎巴嫩的山,上有高高的香柏树。

他的口吻着极其甘甜;他的一切使我心醉。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哟,这是我的爱人,我的朋友。

《雅歌》5章10—16节

《阿摩司书》1章13节,2章6节,

3章12节,5章12节,7章17节

阿摩司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被认为是第一个“经卷先知”;他那些预言第一次显示耶和华如何从一个野蛮部族的神道开始变成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上帝。阿摩司不仅仅是一个预言者和神谕的释读者,而且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一个民众良心

《雅歌》中对肉体美的歌颂给许多艺术家以灵感。这幅画描摹了那位王女,她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那是母鹿双生的”(7章1—13节)。插画作者系阿诺斯特·帕特立克,为瑞典文版《雅歌》(1967)而作。

耶和华的怒吼

当乌西雅统治犹太国,耶罗波安统治以色列时,耶和华发出了怒吼,先知阿摩司是这样写的:

……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他们躺卧在林角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之中能得救的只有少数几个……他们虐待义父,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你的妻子必在城中作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于污秽之地……



的引导者，一个人类及其统治者的严厉的批评者，他宣传世界正义的福音。

人们认为，如果说较早的、巴比伦征服之前的先知们警告了全民族的灭亡与毁灭，把他们的预言的范围仅仅局限在本民族的未来，那么，流亡后生存下来亲眼目睹耶路撒冷的沦陷的先知们却对一个和平、统一的以色列愈来愈丧失了希望。即使在大流亡之前，关于弥赛亚（救世主）的想法就已存在；但那往往是局限于犹太民族自身的希望而不是让全世界都能分享的承诺。

这样的—个希望在以赛亚的第一个预言里表现得最为辉煌，这个预言说和平的王子将降临大地：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火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以赛亚书》9章2节

先知耶利米老年时自己也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他奋不顾身地投入政治活动，发现自己与国家的统治者对抗势如水火。他本是一个坚定的通世者，独自面对他的造物主，他与他侍奉的上帝关系变得极其亲密。耶利米被称为“宗教史上第一个恳求者”；他那强烈的抒情风格反映出他个人的痛苦是何等强烈：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

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的父亲甚为欢喜的那个人，愿他受咒诅。

愿那人像耶和華毫不留情予以倾覆的城邑，愿他早晨听见哀哭晌午听见喊杀声……

《耶利米书》20章14—16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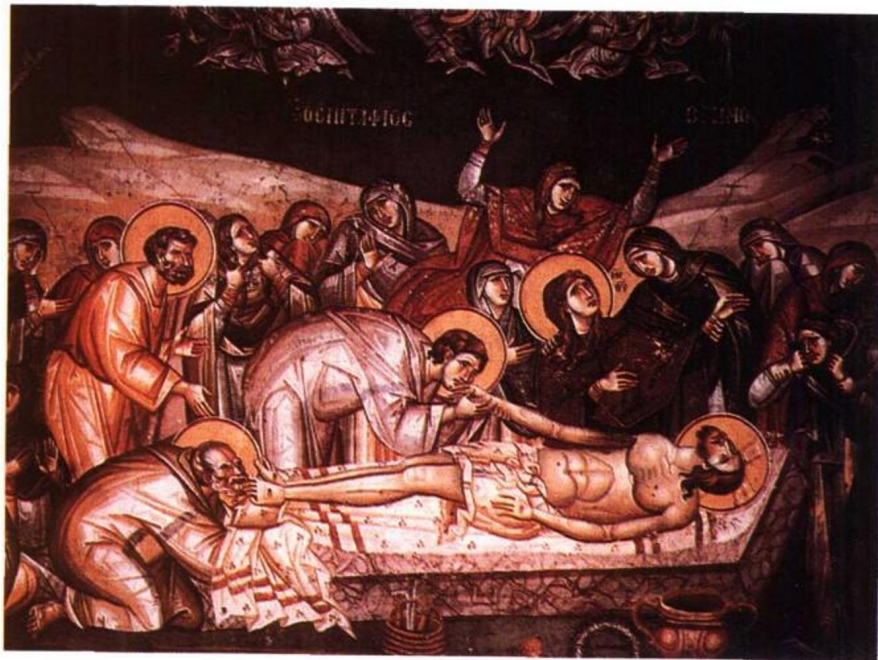
各卷先知书中都很少有叙述的段落，一般都缺乏艺术上的一贯性；它们像由一个极有才能的诗人用韵文写成的一束政治传单，而当中又夹杂了自传性的“旁白”。很难说《旧约》别的部分具有更大的影响。整个欧洲历史里都响彻着《旧约》阿摩司的“耶和華的怒吼”的回声。先知们的语言不但被特别的信仰的人重复，而且也世俗的辩客与批评家所袭用，他们的热情可能更高，甚至也为宗教上积极的对立派所继承。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改革家与革命家都从犹太先知们那里得到启示。

《新约》

新的天堂与 新的人间

《新约》与《旧约》不同，它有一个单独的、不解自明的主题——人类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得到赎救。《保罗行传》是最早写成的，那是在大约公元50或60年；3世纪初，《新约》作为一整本书形成了。现有的最古老的手稿残片是公元120年左右写在纸草纸上的。今天，我们已不大可能把它仅仅看成是文学作品了；可是在西方世界的杰作中它无疑应该占据一个

Jeremias



上 《新约》的福音书为公元1000年以降的艺术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源泉。图为14世纪壁画细部，表现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后的情景，原作在南斯拉夫马其顿奥立特的圣克莱蒙教堂内。

顶图 先知耶利米，他受的苦难可以从《旧约》里他那卷书的抒情风格里窥见一二。一种叫作 jeremiad 的极其悲伤的哀歌就是从他的名字演变成的。图为15世纪一张德国木刻的复印件，原载谢德尔的《世界编年史》(1493)。(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